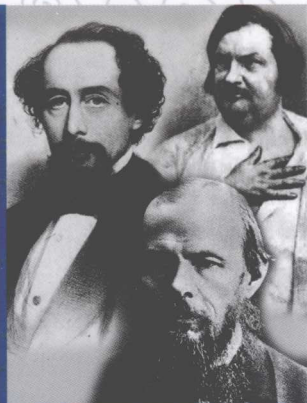


Balzac
Dickens
Dostoevsky

三大师传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奥地利〕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三大师传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奥地利〕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大师传 / (奥地利)茨威格(Zweig,S.)著;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

(传记馆丛书)

ISBN 978-7-5339-3105-6

I.①三… II.①茨…②申…③高… III.①巴尔扎克,H.D.
(1799~1850)—传记②狄更斯,C.(1812~1870)—传记③陀
思妥耶夫斯基,F.M.(1821~1881)—传记 IV.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864号

责任编辑 冯静芳

装帧设计 Metiz 灵动视线·张莹
010-85963452

三大师传

[奥地利]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6千字

印张 6.875

插页 1

印数 1-8000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105-6

定价 13.5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译 序

喜欢文学的人，特别是喜欢外国文学的人，茨威格这个名字对他们绝不是陌生的，他的那些小说，如《灼人的秘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早为他们所熟知和喜爱。这位奥地利作家的作品，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才在中国的文艺春天里露出峥嵘。三十多年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译成中文，且有多种译本。粗略地统计，茨威格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均已被译成中文，他的多部传记以及散文、游记和书信亦已有中文译本。茨威格曾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份简历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也能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被接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的这个夙愿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茨威格一八八一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开办了一家纺织工厂，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的殷实富有使茨威格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一八九八年，茨威格十七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此后几年他相继在小说、戏剧以及传记领域进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名声，但标志他形成自己创作风格并赢得荣誉的是他一九一一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它有一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内收《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称，这个集子的小说才使茨威格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ist）。这部作品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表达了他艺术上的追求，即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从中也可以明显感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之间的杀戮，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必然用笔来进行抗争。一九一六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并在此后写出了以反对战争、控诉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桎梏》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而告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民族间的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可他获得的更多。一九二六年，他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是：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时光之后，突然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战后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关于九位大作家的散论，并由此组成了《世界建筑师》；另外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如《约瑟夫·福煦》（1929）、《德博尔德·瓦

尔摩尔》^①(1931)、《玛丽·安东内特》(1932)以及稍后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哀》(1934)等。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在小说集《热带癫狂症》和《情感的迷惘》(1927)中，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这方面的才能。与《初次经历》一起，这三部小说集被作者称为“链条小说”。《初次经历》主要写的是儿童期，《热带癫狂症》(内收《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写的是人的成年期，《情感的迷惘》(内收《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则写的是人的老年期，它们构成人一生的链条。《初次经历》写的是激情——情欲，但不是儿童的，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被激情——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他们尚不理解的“灼人的秘密”。在《热带癫狂症》中，作者展示的是在激情——情欲的驱使下，成年男女不由自主地犯下的“激情之罪”。在《热带癫狂症》一书里，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其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在激情——情欲的左右下或遭遇意外事件打击时的心态和意识的流动。茨威格用自己的话表明了他创作这些作品的意图，即他是来展现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系的经历，是带有精神分析的印记的，并称“他的固有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中断了茨威格创作上的高峰期，随着一九三八年他的祖国奥地利被吞并，茨威格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受灭绝人性的杀戮；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他已成为

^① 德博尔德·瓦尔摩尔(1786—1859)，法国女诗人，波德莱尔、魏伦都一度受她的影响。

亡国之人。尽管遭受着流亡生活的颠沛流离之苦、精神上的折磨,茨威格在此期间仍勤奋地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其中有《玛丽亚·斯图亚特》、《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麦哲伦》以及他生前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焦躁的心》^①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茨威格陷入一种空前的悲观和痛苦之中,他把这称做是地狱和炼狱的时代。一九四一年他经美国前往巴西,在圣保罗附近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活的近半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自传《昨天的世界》和他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尽管他身居巴西,可欧洲的血雨腥风却笼罩着他的心灵,战争的阴影使他窒息。他是一个焦急的人,他知道曙光的到来,却无法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于是,这位“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与妻子一道弃世而去,留下了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用自己的生命对战争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茨威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他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这使他在世界传记文学领域里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传记作品里,茨威格把众多的历史人物纳入他的笔下,其中有王室人物玛丽·安东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有政治权术家约瑟夫·福煦;有宗教改革家、中世纪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卡斯特里奥;有航海家麦哲伦、阿美利哥;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更多的则是作家、诗人,他为凡尔哈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蒙田等人都写了专著。此外,他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

① 除了《焦躁的心》,在他的遗稿里还发现一部长篇的手稿,经整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被整理者冠上“醉心于变形”的标题,有两个中文译本,分别题为“富贵梦”和“青云无路”。除此还发现一部长篇的片断,经整理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冠有“阿拉丽莎”的标题。

分别发表了《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心魔的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和《三位诗人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三部传记。这样他完成了他称之为“精神类型学”的写作计划,并给这三本著作标上一个总的标题:“世界建筑师”。在茨威格看来,这九位不同精神类型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建筑师。

在《三大师传》中,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是叙事文学的天才,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在论述他们时,不是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而是紧紧抓住他们最本质最重要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那种他们各自生活和创作中举之则目张的纲。在《巴尔扎克》中,茨威格把生于拿破仑时代晚期的巴尔扎克看做是用笔来征服世界的拿破仑,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上的雄心成了他创作的驱动力、他生活的激情,这是一种主宰他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激情。他锲而不舍,紧紧盯住这个目标,在创作中,他忘掉了现实,耽于自己构建的世界里。为此,他不断地用咖啡来刺激自己的神经,每天工作甚至达到十八个小时。他的写作不是一种劳动,而成了梦幻和陶醉,他成了如茨威格在他另一部长篇传记《巴尔扎克》中所说的“写作机器”。他孜孜不倦地沉湎于创作,用他的笔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由“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共九十多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用这部巨著构建了一个时代,它成为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一座巨大的人类文献宝库。

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置放到拿破仑时代这一背景中,去破

解他创作激情的密码。同样,他在《狄更斯》中也紧紧把握住狄更斯所生活的时代,这个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的时代”,而在茨威格看来却没有气魄没有激情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艺术正如茨威格在书中所写到的:“必须是有助于消化的。这种艺术不能进行干扰,不能以狂热的感情鼓动人,只能进行抚慰和用手指轻挠。这种艺术只可能是多愁善感的,而不会是悲剧性的。人们不愿意看到恐惧……”狄更斯就是被这样一种时代需求所控制的伟大作家。他作出了异乎寻常的成就,然而却没有作出他的天才所应作出的伟大业绩。狄更斯出身贫苦,他憎恶上层社会,但他不想进行改革;他的作品有民主的思想,但绝不激进,如茨威格在文中形象地写道,他“只想在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荆棘过分尖利并刺得人疼痛难忍的地方把荆棘磨掉”。狄更斯创作的宗旨就是去帮助弱小者,给生活于灾难和痛苦中的不幸的人以欢乐。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能从芸芸众生中捕捉住自己的人物,能从平凡甚至平庸的现实中发现自己珍视的宝物,他的非凡的文学才能从灰色的生活中发现了诗,使卑微的存在变得丰富多彩。他不善于也写不好悲剧,他只用幽默使人愉悦,为世界增添欢乐。这个维多利亚时代造就了狄更斯,使他成为千百万人无比喜爱的伟大作家,同样也是这个时代束缚住了他的思想、他的手脚。正如茨威格形象地写道,狄更斯是小人国里的一个现代的格列佛。

在《三大师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篇幅最长的,也是茨威格怀着强烈的激情写就的。一九一六年二月八日,他在致赫·黑塞的信中称,这本书凝聚着他三年的劳动和心血。

比起巴尔扎克,特别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更富戏剧性,经历更为坎坷,命运也更残酷。茨威格把他六十年的生活看做是一场与命运的无休止的斗争并把自己对

命运的操纵权交还给了命运。茨威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一个最完善的矛盾产物,是人类中,也是艺术中的一个伟大的二元论者。“淫欲产生纯洁,罪行产生伟大,喜悦产生痛苦,而痛苦又产生喜悦。矛盾永远都是互相牵连的。他的世界横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茨威格用诗一样的语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了散文化而非学究式的论述,并把他的笔深深掘进俄罗斯这位伟大作家的灵魂,去解读他所创作的艺术人物和他用笔所构建的世界:他毁灭自己,为了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人类得以出现;他痛苦地生活,发掘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找到上帝,找到生活的意义;他抛弃一切知识,是为了一个新的人类。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茨威格把“精练、浓缩和准确”作为自己传记创作的准则,但他并不稽古挈微,旁征博引,露才扬己,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不是出自文献资料,而是唯一出自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这里他用了“塑造”这个词,而不是“叙述”或者“介绍”。正因如此,在他的《世界建筑师》,也在他的其他一些传记作品里,茨威格怀着一种炽烈的激情,以多彩的文笔,为我们描述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生平,不如说是在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茨威格对一个人生平中外在的、无关宏旨的、可知也可以不知的并不看重,重要的是他要展示出这些大师的独特之处和复杂的幽暗的精神世界,这也就使《世界建筑师》有了自己的特色,受到了评论界的看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这部传记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我们理解这些大师的生平和内心世界有所帮助,更是我们了解茨威格本人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的必读之作。

高中甫

作者序

尽管这三篇论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之间完成的，可把它们收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偶然。这三位伟大的，在我看来是十九世纪独特的小说家，正是通过他们的个性互为补充，并且也许把叙事的世界塑造者即小说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的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当我把他们置于首位时，绝不是对歌德、戈特弗里德·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个别作品的伟大性有所忽视，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往往远远超越了他们三人的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该被剔除的作品。我相信，必须去明确地确定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和小说家(romancier)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区别。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只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一个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

本质,不仅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也是鲜明的,有着那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这样,我们在活生生的生活中就能说: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更斯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这些艺术家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的大量人物形象如此统一地展示出了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以致借助他而成为世界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这种最内在的法则,这种隐于它们统一中的性格构成就是我这本书的重要的探索,它的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和万有的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以自己的尺度锁定它的界限和它的重量:在一部作品的内部只有一种比重,没有公平秤上的绝对重量。

这三篇文章都以作品的理解为前提:它们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凝练,它们只能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必要的缺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文章里使我感到特别遗憾,他的分量像歌德一样,就是最广阔的形式也无法加以包容。

很想在这几位伟大的形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之外添加一个有代表性的德国小说家形象,一位在高度意义上的——如我认为适用于小说家这个词那样——叙事的世界塑造者。但是在当前和在过去,我没有找到一位那种最高等级的作家。为未来要求出现这样一位作家并对遥远的他致以敬意,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萨尔茨堡 一九一九年

Three Masters

三大师传

目 录

译序	001
作者序	008
巴尔扎克	001
狄更斯	040
陀思妥耶夫斯基	075

巴尔扎克

一七九九年，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富饶的图尔省，即拉伯雷的家乡，他生于六月间。一七九九年这个年份是值得反复提到的。在这一年里，拿破仑——对他的事业感到惊恐不安的那个世界还把他称为波拿巴——从埃及回到了法国，半是作为胜利者，半是作为逃亡者。他曾经在金字塔的石头见证人面前战斗过，后来他对在外国的星座之下把一项开头很宏伟壮观的事业坚持到底感到厌倦了，便乘一只小船从纳尔逊暗中埋伏的轻型护卫舰中间钻了过来。他回国几天以后便聚集起来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清除了进行反抗的国民议会，并且一举夺取了法兰西的统治大权。巴尔扎克出生的这个一七九九年便是拿破仑帝国开始的年份。新世纪所熟悉的再不是“矮个子将军”，再不是科西嘉岛来的冒险家，而只是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了。在巴尔扎克

童年时代的那十年十五年里，拿破仑贪恋权力的双手已经合抱住了半个欧洲。那时他野心勃勃的梦想已经驾上鹰的翅膀飞翔在从近东到西欧的整个世界上空了。首先要回顾巴尔扎克的十六年与法兰西帝国的十六年，即与或许是世界史上最离奇古怪的时代完全吻合。那个时代对于惊心动魄地经历过种种重大事件的人来说，对于巴尔扎克本人来说，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实际上不就是同一件事物的内部和外表吗？来了那么一个人，他从蓝色地中海的某个小岛来到了巴黎。他没有朋友，没有生意，没有名望，也没有地位，但却陡然间在巴黎抓住了刚刚变成脱缰野马的政权，而且把它的头扭转过来，牢牢控制住了。这个人是单枪匹马的。这个外省人赤手空拳得到了巴黎，接着又得到了法国，随后又得到了这一大片世界。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冒险家的突如其来的念头不是通过许多图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或者故事介绍给巴尔扎克的，而是有声有色地，通过他所有饥渴的感官渗透进了他的生活，并且随着回忆中的那千百次形象生动的真实事件在他还没有东西进入过的内心世界里定居了下来。这样的阅历必定会成为范例。巴尔扎克这个男孩子兴许是在傲慢、粗暴而且几乎是充满罗马式激情地讲述远方胜利的公告上学会阅读的。在拿破仑的军队进军以后，这个男孩子想必经常用手指头在地图上不大灵便地勾来画去。法国在地图上便像是一条泛

滥的河流，逐渐地向全欧洲进行扩展。今天它翻过了塞尼山^①，明天越过了内华达山^②，它跨过江河开往德国，踏开冰雪进入俄国，还越过英国人用猛烈炮火把舰队打得起火的直布罗陀海域。那些脸上带有哥萨克军刀伤痕的士兵可能白天在大街上和巴尔扎克一起赌过，在夜间也可能经常被开往奥地利去轰击奥斯特利茨附近冰块掩体后面的俄国骑兵部队的大炮滚动声惊醒。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一切追求必定都化成了一个鼓舞人的名字，化成了一个概念，化成了一个想象：拿破仑。在巴黎通往世界的大花园前边耸立着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上刻记着半个世纪里被法国征服的城市的名字。因此，当外国军队从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凯旋门下开进巴黎的时候，那种法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感觉必然会转变成巨大的失望！外部风起云涌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巴尔扎克内心不断增长的阅历。很早他就经历了价值的彻底变革，既经历了精神价值的彻底变革，也经历了物质价值的彻底变革。他看到过有共和国印章标志的上百或者成千法郎的纸币^③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随风飞舞。在他手里滑进滑出的金币上边，忽而是掉头国王肥头大耳的侧面头像，忽而是雅各宾式的自由帽^④，忽而是执

① 塞尼山，阿尔卑斯山脉在法意边界的一段，有重要山口。

② 内华达山，位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上。

③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以土地为担保的货币。

④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自由标志的红色圆锥形帽。

政官^①的罗马帝国公民面孔，忽而又是皇袍加身的拿破仑。在这个时期里，道德、货币、土地、法律、等级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几百年来严格禁止的一切，现在都渗透进来，甚至泛滥起来了。巴尔扎克置身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里，必定很早就意识到了一切价值的相对性。他周围的世界是个旋涡。如果眩晕的目光想要一览全貌，想要寻求一个标记，想要在这奔腾呼啸的波涛上空找到一个星座，那么，在那么多重大事件的连绵起伏中只有拿破仑这个创造者是永远存在的。那千百次对世界的震惊和冲击都是从他这里发出的。巴尔扎克还见到过拿破仑本人。他看到拿破仑骑马前去检阅，带着一批他自己意志的产物。在这些随从人员中有奴隶鲁斯坦，有拿破仑以西班牙做礼品相赠的约瑟夫，有拿破仑把西西里岛做礼品相赠的穆拉特，有叛徒贝尔纳多特，还有所有那些拿破仑给他们铸造大炮，占领他们的王国，并且把他们从往昔微不足道的地位提拔到拿破仑时代光辉中来的人。有个人物形象在一瞬间里鲜明生动地照进了巴尔扎克的视网膜。这个人物形象比历史上的任何典范人物都更加伟大。巴尔扎克看到了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看到了世界征服者不就是等于自己有了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愿望吗？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地方还安居着另外两位世界征服者。一位住在柯尼

① 指拿破仑时期的最高执政官。